

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悲壮惨烈的篇章

长征 后记

陈虎 著

——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 / 陈虎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80252-264-0

I. ①长… II. ①陈… III. ①红四方面军-史料 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IV. ①E297.2 ②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3342 号

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

作 者: 陈 虎

责任编辑: 张希明

装帧设计: 王 烨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87-7-80252-264-0

定 价: 3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西路軍犧牲的烈士
伯永垂千古

徐向前元帥年四月廿日

写在前边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经过艰辛转战，终于在甘肃的将台堡、会宁分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为时两年的长征。但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精心组织的“通渭战役”也打响了。蒋介石妄图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将红军彻底消灭在黄河以东的狭长地带。迫于军情急迫，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发动旨在接通国际（苏联）的“宁夏战役”。而已在黄河渡口准备时日的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率先渡过黄河，之后四方面军九军、四方面军直属部队、四方面军五军总计二万一千八百人先后渡过黄河，开始了为时一百四十四天的悲壮的西征之路。

渡过黄河的红军部队组成西路军几乎无一日不战，先后在吴家川、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南柳沟、梨园口、石窝山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拼杀，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百余次，歼敌两万五千余人。而西路军也战至伤亡殆尽、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在石窝分兵突围。

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的洪学智说“六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甘肃大地上的这场战事，其惊心动魄，惨烈悲壮的程度，在中国革命史上实属罕见。因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四百多人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到达新疆外，其中七千多人阵亡，九千多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五千六百多人惨遭杀害，四千多人经营

救回到延安)，二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二千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1989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归纳为三大点“一、全局的战略要求，使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地区，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河西走廊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亦有失误。”

西路军的三支作战部队即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都是非常能作战的部队，转战数省，历经沙场，屡建战功，就是装备精良、作战素养很高的国民党中央军也不敢小觑。但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败在了西北边陲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手里，而且败得那么惨，不由人们不想探其详细过程，探其究竟为什么？

本书沿袭作者撰写的《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和《长征日记》（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的创作风格，即以日记体的形式纪录西路军从跨越黄河那天起（1936年10月23日）到石窝分兵那天止（1937年3月15日）总计144天期间内，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为了尊重历史，再现真实的历史，本书的历史资料不仅来源于大量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这里即有我方人员也有敌方人员和目击者的记载），更重要的是依据大量真实的档案材料，即敌我双方当时的文件、电报、报纸甚至是个人的日记，力求客观、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这段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鲜为人知的历史。

西路军这段历史按定义不能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范畴，但它的确是四方面军主力部队长征行为的延续。出于这一历史事实和作者以前所写《长征日记》、《长征日记》续集的连贯性，作者为本书定名为《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书能告诉读者红军西路军就是这样走过了一百四十四天坎坷、悲壮的历程。

目 录

CONTENTS

1	写在前边
1	第一章 重阳时节 战事骤紧 (1936 年 10 月) 抢渡黄河 三军西进
25	第二章 西路红军 兵发两路 (1936 年 11 月) 血战古浪 九军受挫
91	第三章 永昌山丹 安营扎寨 (1936 年 12 月) 西安事变 突掀波澜
157	第四章 高台悲歌 五军尽忠 (1937 年 1 月) 战事逆转 全军收缩
223	第五章 倪家营子 苦战整月 (1937 年 2 月) 西路红军 弹尽粮绝
283	第六章 三道柳沟 最后一搏 (1937 年 3 月) 曲终人散 石窝分兵
318	尾 声
320	红军西路军组织序列
324	马步芳、马步青河西围追红军西路军部队序列
325	参考书目一览表

第一章 重阳时节 战事骤紧 抢渡黄河 三军西进

(1936 年 10 月)

国民党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起的旨在消灭红军的通渭战役，来势凶猛，致使担当南线防御任务的四方面军第五军损失惨重，十月二十三日被迫放弃会宁城。而为了西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已来到黄河东岸渡口十余日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前卫部队于次日抢渡黄河成功，红军前线指挥部闻讯兴奋异常，准备续渡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但黄河东岸来犯之敌进展迅速，使中革军委不得不重新谋划原定的宁夏战役，提出“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的作战意图。因此在九军、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几经变更，最后渡过黄河的是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五军和方面军直属队总计二万一千多人。之后，黄河渡口被国民党军封锁。孤军深入黄河西岸的这支四方面军部队初战还算顺利，对手国民党军马步青的骑五师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但青海马步芳的援军已赶赴一条山增援，这支红军部队悲壮的西征就此拉开帷幕。

10月23日 星期五

农历九月初九

黄河东岸战局吃紧，会宁失守，五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阵亡，而当晚偷渡黄河的三十军“渡河先锋连”却遇到了意外的情况。

1936年10月23日，是一个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既是霜降节气，又是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习惯重阳节这天是结伴登高，赏菊饮酒，挥毫赋诗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就曾在1929年10月重阳节时即兴赋词一首《采桑子·重阳》。毛泽东在这首词中写到：“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节对于中国工农红军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两年前的1934年10月19日是一个重阳节，当天黄昏，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前卫部队在江西于都县渡过于都河，拉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而两年后的重阳节夜晚，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前卫部队第三十军，在甘肃靖远县红嘴子（今靖远县乌兰乡）强渡黄河，拉开了悲壮的西路军西征的序幕。

两次渡河，虽然都是为了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重围，实施战略动作，但此次西渡黄河的形势却较前险恶得多。黄河非于都河所能比，用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话描述：“（黄河）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气势奔腾直下，两岸的山岩象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掐住了河身，黄河悲愤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发出巨雷般的声响，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而气候呢，西北高原的霜降节气，无处可觅“战地黄花分外香”，此时倒可称之为“战地黄沙分外狂”。对此程世才军长是这样描述的：“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和干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

三十军的指战员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重任，早在十多天前，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亲身率领的三十军造船部队就来到了黄河边。程世才回忆：“当时造船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五十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

防敌悉，计划要造船四十只，造船所需一切器材都是自己临时找的，因造船地点是隐蔽在崎岖的山沟里，因此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所以抬船到河边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好在四方面军从四川出来时，带了一支一百余人的造船队，而军政委李先念又是木工出身，能够得心应手地指挥造船，因此截止当天已造船十余只。

西渡黄河的举动，牵动着敌我双方最高指挥部的神经。从十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就多次与在前线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频繁交换意见，督促抓紧时间造船，争取早日渡过黄河，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而欲置红军于死地的蒋介石不顾各方面的劝说，于昨天飞到西安亲临前方督战刚刚开始的通渭战役。当天红军总部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向中央通报说：“蒋（介石）二十二日抵西安，不日赶前线督剿，并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进剿，务求于短期内将我聚灭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在蒋介石亲自督战下，两天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各路国民党军向红军发起进攻，与四方面军后卫队展开激战。华家岭战斗四方面军第五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遭敌机轰炸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当天，五军被迫放弃会宁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在当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到：“二十二日战斗正激，南辉牺牲。”

而当天夜里的渡河行动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任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查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没有发现。”此次渡河的任务是由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来承担，为此二六三团从全团挑选指战员临时组成“渡河先锋连”，这个“先锋连”的连长由一营长赵海丰担当，教导员由三营指导员周纯麟担当。周纯麟亲历了这次渡河遇到的意外情况，周纯麟回忆说：“我们是‘渡河先锋连’，后面还有大部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所有的同志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真想豁出去拼了。”但团首长还是做出了撤退的命令。

10月24日 星期六

农历九月初十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今晚应再偷渡”，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亲临前线指挥。当天夜里，“渡河先锋连”在虎豹口再次抢渡黄河。

昨天夜里，“渡河先锋连”在红嘴子偷渡黄河未成，遂根据团部命令，撤回东岸。时任“渡河先锋连”指导员的周纯麟描述：“当我们刚刚撤回岸边，把伪装搞好的时候，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们仔细一检查，发现少了六班一条船。”如果这条船暴露目标，让对岸敌人发现了部队西渡黄河的意图，后果不堪设想。但好在六班这条船安然返回，敌人也未察觉。渡河任务没有完成，“渡河先锋连”的指战员不顾昨夜的疲劳，抓紧时间寻找新的渡口。根据周纯麟回忆：“这天下午，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和团长熊发庆，又带领我们来这里看地形。”终于在红嘴子渡口上游的虎豹口新发现了一个渡口。时任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对此记忆深刻，他也



虎豹口

在回忆录中提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妆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渡口。”

就在四方面军三十军前卫部队西渡黄河之际，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与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在打拉池会面了。朱德、张国焘在当天给二、四方面军领导和中革军委的一封电报中提到：“我们昨十六时到打拉池，与德怀、海东晤谈，欣悉一年来统一战线成就和一方面军奋斗成绩和陕甘宁边区发展情况，不胜雀跃。”电报还提到：“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即宁夏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再行电告。”此时红军的指挥体系是根据中央书记处十月十日的决定执行的，即“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德）、张（国焘）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对于四方面军三十军昨夜渡河未果，当天朱德、张国焘发电给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对向会宁突进之敌应进行部分决战而掩阻之。”这个掩阻任务是由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一军承担。电报对于担当渡河任务的三十军的命令是：“三十军渡河必须请当地船工掌舵，如未为敌发觉，今晚应再偷渡。”朱德、张国焘这天在给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还对三十军渡河成功或不成功，应做何等打算做了安排。

根据时任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二次过河，部队仍由原来的地区出发，约在晚十点钟到达虎豹口一带。部队出发时，是扛着船行军的，尽管很辛苦，但行军速度很快，五十里路，没有多久时间就走到了。渡河前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河南岸有许多村子，临时做政治工作，动员老乡不要出门。正值我军渡河时，有一家老乡的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之行动，用钱将老乡的狗买下，将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归还老乡。”这位老乡深明大义，慷慨地表示：“为了国家大事，一只狗算不了什么！”

根据程世才的回忆，前卫部队是晚十点钟到达渡口的，约在十一点下达的渡河命令。渡口河面宽约一里半，乘船二十分钟即可达到对岸。程世才说：前卫部队的指战员“精神十足，勇气百倍，象老虎似的动作凶猛。”真可谓“虎豹口红军展虎威。”开始渡河时，对岸的敌人并未发现，直至快靠岸时，

才被敌人察觉，顿时西岸枪声大作，碉堡中喷射出守敌机枪凶猛的火焰。做为“渡河先锋连”指导员的周纯麟回忆：不少战士牺牲在敌人碉堡前。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叫李国忠的四川籍排长，个子很高，此次渡河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把冒烟的手榴弹塞进敌人碉堡并用自己的胸膛拼命堵住枪眼。一声巨响，他和碉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二十岁。在红军战士奋不顾身的攻击下，河防敌军溃败了，西岸三堆熊熊的火焰告慰东岸的首长和大部队，渡河成功了。

而在河东岸牵制敌人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的任务是攻打靖远县城。由于守敌顽强固守，二六七团于当天黎明撤出战斗，监视敌人直到天黑，于当晚九时许赶到虎豹口。

10月25日 星期日

农历九月十一

彭德怀得知三十军突破黄河天险，情绪高昂，准备让九军续渡，但毛泽东另有考虑，明确表示不同意九军过黄河，毛泽东自然有他的道理。

当日渡河成功的四方面军前卫部队一面巩固滩头阵地一面继续向前推进，后续部队则陆续渡河。周纯麟回忆：在这次渡河作战中，缴获了不少敌人的枪支，但最可喜的是缴获了敌人的两条船。周纯麟说：“这两条船，比我们的船大得多，每条船一次可以乘渡五六十人（自造的船最多只能乘一个班不到十个人），在整个部队的渡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代军长程世才回忆：“天亮时，已渡过了两个团兵力（即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和二六五团），



程世才



李先念

到下午两点，我们前卫军（三十军）大部分已过河了，占领了河北岸北湾一带的大块土地，打退了敌人的反攻。”据程世才回忆：“敌人的反攻还动用了空军助战。”昨天发生在虎豹口的渡河作战也反映在国民党军的作战资料中。与红军在虎豹口作战的国民党军部队是马步青统领的骑五师河防部队。马步青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的：“本部冒死抵抗，加以飞机协助轰炸，在中和堡（今中堡乡）河岸毙匪无数，卒以众寡悬殊，旋退师决战于西番窑、尾泉之间。”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一一四师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也提到发生在虎豹口的战斗：“匪约六七千，窜抵靖远西南，正利用木船渡河中，其过河者，窜中和堡、中圈子一带。”电报说：该师奉军长命令派出六四一团向平滩堡搜索前进，于午后二时遭遇红军，发生激战。晚九时，该团团长汇报战况，敌我双方仍在对峙中。

而四方面军三十军渡过黄河的消息让在打拉池的红军总部赶到振奋，当天下午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同时向毛泽东提出三个方面军下一步的安排：“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彭德怀在电报中还提到一方面军主力的主、次渡河点。朱德、张国焘在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同样提到：“我三十军于昨晚在靖远上游十五里之虎豹口渡河成功。”而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发给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情绪显得很激昂，电报中不仅提到宁夏甘北地区的优越物质条件，而且反映出部队的高昂作战情绪。

但来自中革军委、毛泽东的电报并不是那么乐观、自信。从昨天夜里二十四时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担心东岸红军会被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因此提出：“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的战略思想。因此他在电报中明确表示：“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这之前的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周恩来在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军队部署提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两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原）、靖（远）线防御。”但电报是商量的口气，最后一句话是：“商量结果速告。”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在致朱德、彭德怀及三个方面军领导的电报中进一步表述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先南后北的作战意图，电报开篇就挑明了这层意

思：“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对于具体部队安排，电报同意四方面军渡两个军过河，但明确不同意九军过河。电报三处提到“九军问题”，“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九军为中心三个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九军是四方面军最有实力的部队，下辖两个师六个团，总计6500人，看来中革军委有意留下九军做为抵御南进之敌用。

当天国民党《中央日报》披露蒋介石于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行辕召见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安等人“垂询剿匪情况”。这则报道的标题还有：“朱徐萧贺残匪窜集会宁 董振堂匪部遭痛击”，这的确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蒋介石派重兵开始的“通渭战役”来势凶猛，北进之敌咄咄逼人，此时四方面军第五军遭到重创，会宁已经失守，形势对于红军岌岌可危，难怪中革军委、毛泽东此时提出“先南后北”的作战思想。

10月26日 星期一 农历九月十二

赶到黄河渡口的九军由于未接到上级同意过河的命令，止步岸边，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万分焦急，部队每拖延一分钟，就意味着部队有更多的伤亡。

根据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离开会宁去打拉池与彭德怀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会合，“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我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22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于是在三十军渡过黄河后，按原计划“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但由于军委不同意九军过河，“这样，九军虽已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徐向前说：“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

对于四方面军第九军是否过黄河多有考虑的毛泽东，当天凌晨一时半和周恩来共同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同意九军渡河。电报很简单，分甲乙两点总计不到100字：“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景泰县北）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真是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而在当晚二十一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就三个方面军的部署提出五点具体意见，其中的第一点意见是：“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接下来的第二点，毛泽东提出：“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重要。”为此毛泽东在第三、四、五点中提出部队具体部署：“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是接物（即接苏联援助物资）攻宁（夏）的战略，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电报的第四条明确提出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应协同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看来毛泽东很担心张国焘阳奉